

花开了,天地都是春色

□李 鸿

颗小小的花朵儿:叶瓣青绿,纤细的茎上开着一朵白色的小花,五片小小的花瓣,簇拥着淡黄色的花蕊,模样娇俏可爱。查了一下花名,原来是野草莓。据说野草莓很好种植,不知这颗种子是从哪里来的,是风带来的吗?想起罗大佑的那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不禁莞尔,落在盆里的野草莓也是有春天的。尽管是微小的花朵,在春光里,当眼眸与之相遇,也足够让你惊艳。

院子里,邻居家的房门还没打开,那个有着一头长发的女孩也未见出门,可她家门前的油菜花已花气汹涌,一路铺展至墙外。在春天,有些事是可以独自去做的。比如出门看花,沿山野小路,顺其自然,走到哪都可以。山水之间有花有草有人家,头上有云朵悠悠飘过。这样的季节,总能给你想不到的惊喜。河塘,小桥,老屋,还有那些花儿,不紧不慢地围着土地蔓延而来。玉兰硕大的花朵,灯盏一样立在枝头。轻嗅,一股清甜的味儿,这味儿带着“春光”的温润,既清新可人,又静寂蓬勃。它绽放的样子,像极一个热情的女子,猜想春天就是从这些花

儿身上启程的吧!

最喜欢的还是樱花。每年3月,台州府城的城墙下,樱花簇簇开放。其实,樱花哪里都能看到,广场、街角、公园。我喜欢看古城墙下的樱花,似乎是斑驳的城墙赋予樱花不同的特性,看上去特别静幽。樱花树高大,枝桠分散,樱花簇拥着,花瓣如雪,风一吹,质地轻柔细小的花朵,簌簌而落。花瓣铺在地上,雪白一片,人走在花雨中,有一股出尘的雅。几个女孩子穿着汉服,在樱花树下弹古琴,低眉抚琴,十指纤纤,一曲高山流水,余音袅袅,这场景不免让人的思绪有式微的恍然。樱花花期不长,一场透雨就会花落满地。新鲜总是与旧物相伴,花是盛开的,但总有寂静的时候。花红易衰,在盛极而衰的过程中,于落花中慢慢参悟生命。想起一首歌:“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留在那时光里……”那一刻,眼睛有微微的湿润。

那天,开了很远的车,去一个叫白水洋的村落看桃花。村路弯弯,视野里到处是不同的花。一眼望去,各色花朵热热闹闹,白的、粉的、紫的、黄

的,开得如火如荼。唯有看到那一树从屋角透出的桃树时,心里却是一惊,这绯红的花瓣以及弯曲有度的枝桠,让人想到两个字:幽寂!是的,是幽寂,花红却幽寂。都说桃花性野,可这墙角的桃花,分明隐藏着一份静。它长在老房的墙角之处,安然地立着,不喧不哗。多年前它只是人们随手扔下的一颗种子,经年后长成这样一棵桃树。树枝上缀满花朵,它没有桃园里众多的伙伴可陪,却以凛凛的独姿,压折周边的花花草草。

路遇一女孩,一身素衣,发簪上插着一朵桃花,从村落的篱笆墙上一闪而过,身后是白墙黑瓦的村屋。就一眼,便呆了。花与人成了一幅画,这样的画面足以让人叹喟,如此清澈如此简约。忘了这村庄叫什么名,只记得典型的江南风格:院落,天井,石桥,老树,河塘,还有窄窄的小弄堂,长满青苔的砖墙,以及那些被烟火熏过的门廊、板壁和木窗。一幅人间烟火,只捎带一眼,便欢喜得紧。



扫一扫 听朗读

一日一日,春色渐亮。抬头,忽见墙外有粉色的花儿,就一眼,便被这璀璨的花儿所惊艳。有人在窗外说话,声音时大时小,听不清说话的内容,隐约听到几个字:花开了。哦,花开了!这三字就像是春天的一首序曲,从远处的远处呼啸而来。

窗里窗外,光是透亮透亮的。没有风,花草树木在蔓发。喜欢春天晴朗的天气,阳台上,漫天漫地的光。靠在墙角的那株绿萝,在光里温柔地长着嫩叶片儿,半卷半开,带着怯怯的神情,带着春天的一抹娇俏和喜悦,顺着光的方向,欣欣然地生长着。我是一个不太会养花的人,这株绿萝没费我多少心思,自顾自地生长着。脉络清晰,翠绿可人,自然行走自己的路径中。窗台上有几个废弃的旧花盆,起身整理时发现那个玻璃小盆,长了一

今夜清光似往年

秋夜的老街
青石板上渗出几丝凉意
借紫阳街的夜晚
泡一杯茶汤
兴善门的吉他手在轻吟
是藏在窗子里渴望自由的心灵
月色入户 清辉满堂
书页摩挲 心神摇荡
茶叶在壶里翻滚 似高山流水鸣于耳畔
红有樱桃
绿有芭蕉

放纵千里的长线
将远方的游子
拉回到亲人身边
藏在父母的泪痕里
浸在兄弟姐妹的酒杯里
如果那也算作一次分离
在我心中
今夜清光似往年
今夜清光胜往年

重生

冰封在大地下的鱼刺
妄想重生
长白山下
云顶天宫后面那扇古老的青铜门
一盏长明灯 明明灭灭
试图冲出枷锁 融化云霄
理想在疼痛过后 柔软依旧
美不会叹息
像极了生命中的热爱和生生不息
不会被悲伤掩埋
你问我春是什么颜色
是苏轼笔下的
远山长 云山乱 晓山青
春是重逢
在苦难中升华 他们从来不怕被破坏
每当皓月和繁星升起
人们就会梦想和春相遇 和爱的人重逢
春是重叠
四季轮回 光阴交汇
岁月山川转换如同重重叠叠的生命
当年明月曾说“人生海海 不过尔尔”
春是重生
在百花盛开的原野穿行
千帆过尽 不染一丝尘埃
青春应该不会老 不能被白发覆盖
推开青铜门后 我们已然重生

古渡口上架着一座铁皮桥

初见涌泉 是四下入目的欢喜
深秋的温柔光线 穿过古寺庙的栅栏
折射在光绪年间的那块青石板身上
远了 近了 消弭在灵魂之外

我被搁浅在古渡口
未见对面那条摆渡的船
也没见摆渡船上的艄公
只有渡口立着块斑驳的石碑
凹进去的地方 写着戎旗渡口四字
深浅不一 触手可及的滚烫

从清朝年间走到现在
幻想桥头曾经住的大户人家
阁楼上的小姐一直竖着耳朵听
听着楼下驿站南来北往的一切消息
挂念着酒客嘴里和心上人有关的字句

没人的时候
跑到桥上细数马儿踩出的脚窝
是不是比自己的要大上几许

走时不忘拍照 桥下的浣洗衣
古渡和古桥 与夕阳一起
守着属于它的时光
一起休养生息

诗三首

□张琴



扫一扫 听朗读